

## 拾《坛经》的智慧

冯焕珍

佛教的所有宗派，以及所有宗派开出的法门，都是为了解决《金刚经》提出的两个问题：“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降伏其心”的意思是“如何降服烦恼心”，是佛教要对治的对象；“应云何住”的意思是“应该如何安住”，指佛教要达到的目，即证得涅槃。

为什么佛教要提出“降伏其心”的任务？根本原因在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通过禅定智慧，观到众生之所以烦恼、痛苦，并且不断在烦恼、痛苦中轮回，是因为他们有一颗不健康的心，正这颗心需要降服。众生这颗心是由什么内容构成的呢？为什么说它是不健康的呢？众生的心是由“贪、嗔、痴”三种内容构成的。这三者在佛教中被称为“三毒”，众生心被这三种毒品毒害了，有必要把毒清除掉，所谓“降伏其心”就是除掉贪、嗔、痴三毒。

贪、嗔、痴三毒是什么？“贪”又叫爱，合起来就是“贪爱”，

它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管对任何对象，凡是我們心里起了欲求心，就是贪；“嗔”又叫恨，合起来叫嗔恨，嗔恨是与贪相对的概念，不管对任何对象，只要我们心里生起了一丝讨厌的念头，就是嗔；“痴”是跟智慧（知）相对的概念，智慧是知，痴就是无知，基本含义是对因果无知。贪嗔痴的含义可简单总结如下：贪——同义：爱反义：嗔；嗔——同义：恨反义：贪；痴——同义：无知（不知因果）反义：智慧（知因知果）。人受到三毒之害，会非常痛苦。譬如贪心的人，由于他深深执著其贪爱的对象，便只能看到其优点。《大学》里有一句话就形象地表达了思想：“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凡夫对子女的贪爱，走向极端就是溺爱，在溺爱子女的父母眼里，儿女只有那么好了；农夫渴爱多打粮食，自家田地里的禾苗长得再快也赶不上他的贪心，所以总是觉得禾苗长不大。嗔恨的人也一样，只看得见他嗔恨的对象的缺点。孔子所谓“好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真是对贪与嗔两种极端现象的生动展示。

贪、嗔从何而来？痴。佛教说，痴是根本因。痴即不知因果，因为对因果的无知，才导致种种或贪或嗔的念头、语言和行为，而种种贪嗔的念头、语言和行为又反过来加重了愚痴。

反过来，只要知道了因果，就远离了愚痴，得到了智慧，所以佛教强调觉悟者“不昧因果”。为什么说人知道因果就不愚痴了？人知道了因果，他就知道何时何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无论做或不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运用智慧抉择的结果，因此能够自觉地承担责任。有人会问：我也知道因果，为什么很多时候后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还是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详细讲讲佛教的因果观与日常、科学和哲学的因果观的相异之处。

虽然都是因果，但佛教所讲的因果与人日常用肉眼看到的因果、科学借助实验仪器观察到的因果、哲学通过逻辑推理得的因果有很大的差异，而其最根本的差异是：佛教的因果是智慧观察到的

事实，前三种因果是分别识看到的事实。

什么是分别识？以理性为认识方式，在知识、美学、道德意义上对世界进行二元对立的观察和认识。最根本的二元对立是主客对立，“主”是认识世界的主体，“客”是所认识的对象，在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下的认识方式以及所得到的知识，就是所谓的“分别识”。照佛教说，没有获得智慧的人生活在分别识的世界，主客对立是他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前提。所有以分别为根本特点的知识，都是在以下三对对立的概念上建立起来的：知识：真——假；审美：美——丑；伦理：善——恶。佛教认为，在这种分别识基础上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是世界的真实反映，只是世界的颠倒反映。曾有人说，佛教的世界观把世间所有知识都否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佛教不是要取消世间的学问，只是认为在分别识前提下认识到的世界并非世界的真相。

举个例子，我说这个东西叫茶盘（手拿茶盘），学过茶艺的人却说它正确的名称是茶盒，但这件东西自己不会说“我叫茶盘”或“我叫茶盒”。佛教则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把它叫做茶盒，只是当代中国人约定俗成后，才会认为称它为茶盒是对的，称他为茶盘就错了；历史上人们很可能曾将这一器具称为茶盘，很可能用它来装水果而称之为果盘，还有可能用它装糖果称之为糖盘。这个例子说明，命名只是人们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方便沟通而赋予事物的一个称谓，事物本身并不是这个称谓。它本身是什么呢？例如这个我们叫做茶盒的器具，它本身可以装水装茶、盛放糖果等，虽然我们叫它茶盒，但它本身不是茶盒，也不是水杯、果盘、糖盒等。事物的功能是无限的，它发挥什么功能、被赋予什么名称，不过你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以此推论下去，佛教认为，在无分别智慧中看待事物，大千世界的一切相都不落入真假、美丑、善恶的对待中，只能是“如是如是”。我认为佛教这个思想很有道理。

佛教如此超越我们对这些对象的命名、功能、价值等等认识，是为

了什么呢？破掉我们执著在分别识前提下获得的知识的确定性和永恒性。如果人们执着于分别识下的“客观真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造成众生种种痛苦的根源——贪、嗔、痴三毒，精神疾病永远得不到根治，人们会继续在烦恼、痛苦中轮回，所以佛教要破掉这种所谓“客观真理”。除掉贪、嗔、痴三毒及其带来的痛苦后，我们就从宇宙人生的假象走出来，看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从此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之中，这本身就是一大乐。

佛教因果观与日常、科学和哲学等因果观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佛教的因果在时间上是无始终的、在空间上是无边际的，是无限的因果观，后三种因果观则是有限的因果观。虽然分别识有时也会讲到因果的无限性，例如辩证唯物主义讲事物这是在因果循环关系中运动，也讲到事物运动、因果关系的无限性，但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佛教则要求将因果无始终、无边际性落实在生活体会之中。

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我们可能会发现，同一个班上，有的同学的心智成熟程度、知识涵养水平可以做全班同学的老师，但他因处在这个年龄段，还是进到这个班级来学习；有些同学却是很勉强才考上这个班。大家同在一个班，学习水平相差却如此之大，这种现象是怎么来的呢？一般人总是会强调智商的差别、学习方法的高下、学习毅力的强弱等等，这固然没错。但我们要问：智商的差别又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没怎么追究这个问题，追到《周易》，最多这是阴阳二气在构成不同生命时产生的差异；西方人则说是“天赋”，其实质是由上帝所赋。

佛教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解答。佛教认为，智商的差异是不同的人从过去世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刻的身心状况不同带来的不同结果，而所谓过去世在时间上无始终，佛经里常说“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以前等，都是表示时间上无量的久远。大家刚才诵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就说，如果有人读诵此经能生信心，他“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要

表达的意思也是，有人一念之下，不仅对经文，而且对经文的大义都豁然开朗，那意味着他过去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学习佛法。例如六祖慧能，他送柴至一居士家，听到有人在诵《金刚经》，一听到“应无何住而生其心”这句经文就“言下大悟”，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其手中的道理，要么把六祖视为神童，要么以为这是后人神话六祖；依佛教解释，这只能说明六祖在过去无量世的生命历程中已供养了无量千万尊佛。换句话说，六祖并不是天才，他过去已经朝着觉悟宇宙人生真相这个目标准备了很很长很长时间、下了很多很多功夫，才能在听到《金刚经》这句经文大悟宇宙人生真相；很多人没他种那个因，读了很多遍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追求早日开悟无非是妄想。

再举一例：生活中，我们很多人相信无辜之说。例如，山洪暴发把一群人压死了，人们会说那些人是意外或无辜死于自然灾害，但佛教认为这是不知因果的痴见。依佛教的因果观，“如是因生如是果”，凡事都是因果的体现，没都所谓无辜的结果。又比如，泰坦尼克号首航就翻了船，人们多以为是纯粹自然原因导致的结果，佛教则会认为是这艘船上的人各自的业力与当时的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形成的合力导致的结果，只是因为期间因果关系太微细太复杂，没有开智慧的人只能看到局部内容，甚至连局内容部也看不到。

佛教如何将时空上无边际无际的因果反映在修行的当下？佛教的世界观认为，大千世界中的事物，无论远近，都有相关的因果性，只不过远一点的事物的因果相关性比较复杂微妙，一般在分别识下的一切因果理论（包括日常、科学和哲学的因果观）看不见，一定要智慧观察才看得见。人只有认识了微妙复杂的因果关系，才能按照因果关系过上大吉大利的生活，否则就会有灾患降临。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人在每时每刻甚至每一个念头中都要观察自己的言行举止怎么表现才最恰当，表现不恰当就要承受相应的恶果。例如，汉高祖刘邦原来是地痞流氓式的人物，带着一帮兄弟打天下，彼此之间

很讲义气，好得不分你我。刘邦称帝后，黄袍加身，高坐到朝堂御座之上。有一天，他刚讲完国家大事准备散朝，有个以前和他一起打拼的兄弟不顾君臣礼仪，走上前去同他勾肩搭背，结果刘邦毫不客气下令把他杀了。这个人就是不知因果，他以为一切没变，不知道一切都变了，以前的兄弟情义，在君臣关系面前不值一提。这个思想《周易》中也有，《周易》中的“时位”就是这样的思想。佛教认为，会观察因果、按照因果规律生活固然佛好，但如果执著因果实在性，不仅不能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害怕因果，不能彻底从因果束缚中解脱出来；只有观察到因果本身毕竟空寂、了不可得，自己才能解脱因果的束缚，也才能进一步帮助别人解脱因果的束缚，按住涅槃，实现自利利他的目的。

佛教实现着中转化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循序渐进的转化法；一种是刹那顿悟的转化法。所谓循序渐进的转化法，是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地减少贪、嗔、痴三毒对我们的毒害，到了某个临界点才突破、超越过去，用佛家的话来说这叫“渐修顿悟”法门；还有一种是先抓住根本和要害“痴”，把心中的“痴”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向外慢慢清除贪、嗔、痴的余毒或后遗症，这种方法叫“顿悟渐修”法门。这两种转化方法不是隔绝不通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渐修”必然走向“顿悟”，“顿悟”前后都需要渐修，没有渐修功夫不可能顿悟。所以，顿悟渐修，顿悟之前已有累世渐修，顿悟之后还是要渐修；渐修顿悟，通过渐修而顿悟，顿悟之后还要渐修。

我们要讲的《坛经》作者六祖慧能就是由顿悟渐修之道成就的典范。他听闻《金刚经》大悟了什么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指他悟到了《金刚经》说的“无住心”，也就是我们本具的一尘不染的智慧心。六祖慧能顿悟智慧心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尽管顿悟到智慧心后不会再产生新的贪、嗔、痴三毒，但过去贪、嗔、痴留下的余毒还在，还需要在悟后的修行中清除干净，才能成为圆满的佛。六祖慧能所说的



《六祖坛经》，正是顿悟渐修法门。

佛教讲顿悟渐修的经典不少，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坛经》来讲？首先，因为这部经与我们很有缘分，这是出生和生活在岭南的六祖慧能大师觉悟佛道后在曹溪说法集辑而成的一部经典，《坛经》是诞生于岭南的经典。同时，虽然佛经讲的道理都一样，但须多佛经晦涩难懂，而《坛经》语言直白、文义显了。例如，如果我们读《金刚经》，很多人会被其中的“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般若波罗蜜，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等经文难倒，但读《坛经》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題。对于唐代人来讲，上到翰林大学士，下到私塾小学生，读《坛经》都不会有文字障碍。最重要的是，《坛经》开出了最方便快捷地降服烦恼的方法。

不过，要从《坛经》的法门获得利益，首先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相信众生之心本来是佛心。如果不建立这个信念，在《坛经》的法门中得到的利益是很有限的。所谓“众生之心本来是佛心”是什么意思呢？这要联系我们刚才讲的内容来说。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所有众生本来具足与释迦牟尼佛同样的佛心，而佛心的根本内涵就是智慧。众生的心原来是一颗能够洞察因果及其真相的智慧心，只因一念妄想生起，此心便受贪、嗔、痴三毒侵害，便再也看不到世界的真相，便在痛苦中不断轮回。同时要认识并相信，被三毒毒害的心不是清静心，而是起了妄念后才有的染污心。《坛经》里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以太阳譬喻智慧心，以遮蔽太阳的乌云譬喻遮蔽智慧心的各种烦恼执着。六祖说，既然烦恼不是天空的本色，而是外在的乌云，因此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可以驱散的，只要吹散乌云，原来一尘不染的太阳就朗然显现了。六祖所谓“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坛经》），就是要人们相信这一点。

第二，要发普度众生的心愿。要相信自己的心跟众生的心是一样的，因此我们除了要发愿吹散遮蔽自己智慧心乌云、自己要成

佛，同时要帮助众生吹散遮蔽他们智慧心的乌云，使他们心中本具的智慧太阳朗照起来，这就是菩萨精神；如果我们只是顾自己，而不管其他众生，这就是自了汉。《坛经》中，发菩萨愿的经文是这样的：“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我们发现，这个发愿文跟通常的发愿文有点不同，通常的发愿文没有“自心”、“自性”这四个字。这是否意味着禅宗所发的愿与其他佛教派别有很大不同呢？不是。这反映了顿悟渐修法门与渐修顿悟法门的区别。

渐修顿悟法门是从浅到深、从枝末到根本、从事相到自心自性，渐渐回归到成佛这个核心上去；禅宗的顿悟渐修法门不同，它一开始就抓住自心、自性这个根本，所以它讲烦恼不讲嫉妒、贪念、爱憎等具体心理，而是直指产生这些烦恼心理的根本来源——自心。所谓“自心烦恼”，指的正是我们自己的烦恼心生起了种种嫉妒、贪念、怨恨等；“自心众生”，指的也是所有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众生。“自心”与“自性”是什么关系呢？“自心”是从凡夫的层面来讲的，指凡夫的烦恼心；“自性”是从觉悟的圣人来讲的，指的是圣人的智慧心。“法门”指佛陀开出的四万八千法门，这些法门都来自清净自性，而清净自性就是智慧心的根本性质。从自性里生发出来的清净法门，要誓愿去学习，佛门阅读大藏经就是践行“法门无量誓愿学”的修行方法。佛道是成为佛菩萨之道，是佛教中最圆满的道，这中道从哪里体现出来呢？从一尘不染的自性里体现出来，任何众生只要除尽了自心中的烦恼、度尽了自心中的众生，就能够成就自性具足的无上佛道。所谓的“自心众生”，是不是禅宗只关心自己呢？不能这样理解。

具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修六祖开示的顿悟渐修法门——摩诃般若法门了。什么叫“摩诃般若”？“摩诃”是大的意思，“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佛教里有大乘、小乘之说，乘是车的意思，大乘是能运很多人到彼岸的车，小乘是只能运自己一个人到彼岸的车。摩



诃般若为大智慧，是成就佛、菩萨的智慧，不是成就声闻、缘觉的小智慧。很多人都念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该经第一句话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其中的“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摩诃般若”。六祖惠能在《坛经》中对摩诃般若大加赞叹：“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六祖说，“摩诃般若”“无住无往亦无来”，即是不生不灭的；“摩诃般若”是最尊、最贵、无上的智慧，是“三世诸佛从中出”的母体，可谓推崇至极。在我看来，禅宗修行的关键就是掌握这个“摩诃般若”，而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从头到尾无非都是以“摩诃般若”为总持。

我们刚才讲过，大智慧不是分别识具备的分别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而是智慧心本具的一种能够朗照宇宙真相的能力，《坛经》也是这样说“般若”的：“何名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般若无形相”，是说般若无形无相，如《金刚经》里所说的无住心。六祖把智慧和彼岸分开来解释，“般若”是大智慧、无住心，“波罗蜜”是从烦恼此岸到达解脱彼岸的意思。只要执着任何境界，众生的心就会沦为生灭心，就像平静的大海泛起起伏不定的波浪；有生灭心、分别心就不可能到彼岸，就只能停留在此岸；只有离开执着的种种境界，泯灭生灭心，才能进入无生灭、无分别的彼岸。

这里不妨举《金刚经》中的一段经文帮助大家理解上述思想：“须陀洹者，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陀洹”是佛教中国的最初觉悟者，“入流”就是从凡夫流类转入圣贤流类的意思。怎样才能转入圣贤之流呢？“不入色、声、香、味、触、法。”眼睛看到的境为色，耳朵听到的境为声，鼻子闻到的境为香，舌头尝到的境为味，身体接触到的境为

触，意识观察的境为法，执着这些境就是攀缘、染、入，“不入”就是不执着这些境，等于《坛经》所讲的“离境”。进一步说，不执著法境意味着断掉牵挂、牵绊的念头。譬如，我见过一位父亲，他因担心女儿安全，每天开车跟踪女儿去上学，人们认为着父亲很有责任心，佛教则认为他是念念执著女儿这个外境，实际上很愚蠢。

那么，断掉牵挂某个对象的念头，是不是意味着对别人就冷漠无情了呢？不是。佛教要除掉的是我们心中对对象的执着之情，我们的执着不会对他有帮助，反而会搭进自己的时间、精力、工作、生活，得不偿失。佛教不是要除掉、泯灭亲情，而是要通过远离和超越偏执之情，给双方自由，让真正的亲情出现。真正的亲情是什么呢？慈、悲、喜、舍。慈是给予他人快乐，悲是拔除他人痛苦，喜是真心赞叹他人喜事，舍是不惜一切帮助他人，佛教最终要把慈、悲、喜、舍之心平等地施予每一个众生。因此，佛教追求的亲情不是愚痴执着的贪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父爱母爱，甚至也不是儒家的仁爱。

六祖说，对学习“摩诃般若”法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行，解而不行，依旧是迷人：“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一个人如果光是念，而没有真正的实践，他念般若波罗蜜时心里面有妄想、有不符合般若波罗蜜的种种言行，就不是真修摩诃般若法门；只有念念依摩诃般若修行，才是修摩诃般若法门。

大智慧能治什么病呢？破掉种种执著。《坛经》说：“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众生之所以没有智慧，是因为有种种烦恼遮蔽，有烦恼就没智慧；反之，有智慧就没烦恼。

但是，众生郭恒能从来没有显现智慧，他们怎么用智慧修行呢？最好的办法是如下两方面并举：第一是诵读佛教经典。譬如说常读《坛经》，就算我们不能完全领会，但经上对什么是智慧、智慧的功用是什么等，都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诵读经典是中国传统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没有获得智慧的人来讲，诵读经典是开智慧的重要法门。现代教育不重视诵读，侧重老师传授工具性的知识，似乎离智慧教育越来越远了。

第二是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是老师，学习佛教智慧乃至道家、儒家智慧，必须寻找相应的老师，没有相应的老师，学习起来是很慢的，因为这类修身养性的学问强调实践，而老师是过来人，他知道哪条路比较顺畅，哪条路比较曲折，哪条路比较凶险。这一条对现代人来说也不容易具足。由于偏执独立、自由等价值，现代人我执普遍很严重，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了不起，当别人向他传授知识时，他的脑袋像封闭的铁桶一样滴水不进。当然，即使同样是现代人，中国人又比西方人容易，因为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就受到分别识的认知模式以及分别识所建构的知识体系的严重控制，要从中超拔出来相当困难。

禅宗的“顿悟渐修”法门具体怎样修行呢？《坛经》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就是人们所谓“三无”修行法。无念是修行的要点，修行成就的因；无住就是不执著，无住是修行无念获得的结果，智慧心本来无住，所以说无住为本；无相是没有任何相状，指智慧心本身性相皆空。

“三无”的核心是无念。无念如何修？六祖说：“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又说：“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所谓无念，其根

本内容就是见一切法心不染着。譬如，我见到一个事物，知道它在中国叫它什么，在美国叫它什么，但不去分别它是否尊贵或低级，这就是无念。有人说，佛教得到的智慧就是混混沌沌、百无所知，这是错的；实际上智慧对事物洞若观火，只是不去分别执着而已。

平时修行时，只要心里生起了一念染着心，就要觉察这是二元对立的分别念，就要把它清除掉；如果跟着它跑，就是随业力流转，自己不能做主。举例说，我们有些活动，个人本不想去，但是邻居去了、领导去了、同事去了、朋友去了，我不去大家会怎么看我？这样的念头一出现，就是业力在控制自己，就不能做自己的主。按照《坛经》的修法，如果在第一念生起的时候就知道因果，那就是真正的无念；在此基础上决定去或不去，都不是随着业力流转，而是由智慧决定，这样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

如果把这种功夫打成一片，就能“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处”。禅宗经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种境界：“饥来吃饭困来眠。”饿了自然知道吃饭，困了自然知道睡觉。只要念念都在无念之中，那就能成就摩诃般若波罗蜜修行了，禅宗说就能够安住在无住的智慧心之中，就能够看到大千世界的真相是空相，是不可得的。

《坛经》思想与实践的要点已如上述。尽管《坛经》随顺出家人的生活方式讲了很多适合初家人修行的法门，例如归依、忏悔、修持净土、戒定慧等等，但只要我们抓住“无念”这个的根本修法，就都不难理解了。同时，只要我们掌握了“无念”这个修法，就如六祖所说，“若论修道，在家亦得”，不必出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修行成就。

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冯焕珍，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广东古琴研究会副会长。多年来为中山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导读》《周易经传导读》《佛教经典研读》等课程，担任“云门宗丛书”执行主编，主要著作包括《回归本觉——净影寺慧远的真识心缘起思想研究》《坛经与禅宗十二讲》等。